太乙舟文集

而無世俗之好其求諸古人而得吾之所以語之者吾知其學日進而所志終有成也于其行申以勗之

送登之以通判分發江蘇序

登之少工作字得其父筆法父沒後從姚鏡塘學爲文望見塗轍矣而又自以得諸家庭之聞見者務記覽求事理期實用既不得志於有司迺以丐助於親友者納粟得通判今分發江蘇將行盍吾家自吾大父凝齋府君以宋儒之學訓子孫登之

之大父吾節庵伯兄以孝友實行見重於鄉黨而不永其年是以登之之父叔皆早歲得科第列朝籍官卿貳而父叔既沒家幾中落登之以弱冠之年走數千里外營葬其祖母及其父母遂挈其庶母弟妹以來居於京師今不得志為門戶計又當挈以之官登之之才誠有過人者而其用心亦甚苦矣夫人事之不能無盛衰者勢也懼其或衰而務厚培本根以冀或盛者即云為門戶計然得謂之非實行乎世家子弟往往舍讀書而求仕宦及

其能振家聲未嘗不仍藉讀書之力登之為罷讀圖索人題詠而未嘗以示余夫讀不可罷也以子路之賢而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言遂為夫子之所斥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夫求為可知之實舍學其曷由登之非不知此而顧為是言者徒激於人之不已知云爾雖然有所激不可也是即忿懥之謂也以是心而居家則無以泯猜嫌而使之化以是心而治吏事則無以審好惡而得其平以登之之才而不能自

增益其所未足吾甚惜之江南今日之重地也通判今日之閒曹也以登之之才當必獲上而任以繁劇之寄也吾望登之日讀書以擴其才毋徒以人之毀譽爲欣戚而必求無負乎期實用之初心則振家聲而保世滋大也吾於斯行決之矣

送劉孟塗南歸序

孟塗與用光同出姬傳先生之門嘉慶癸亥余自里北行過安慶謁先生時往六安未得見見孟塗留數日縱論古今意氣偉然可畏時重九雨中孟

塗治具邀余登大觀亭還憩敬敷書院樹木蕭颯秋聲翛然與言身世事多可感者既別去十年不相見聞孟塗遊江西粵東詩古文日益進名日益盛則益以慕且畏焉今年孟塗來應京兆試落解將南旋爲予言曰家貧不能不客遊遊則恐妨其所學今且當陟嵩華登衡嶽循楚而歸東攬西湖天目之秀而息影僻廬以終習先生之所傳者科名之得失姑聽之不介吾意也余聞其言雖悲其不遇而彌壯其志之不懈也往戊辰年余從姚伯

昂編修處得先生與海峰先生書言將乞假歸養益繕治古文學以誨誘後進蓋先生四十三歲而乞歸此其前一年書也以先生之學居京師猶患不得究心於學歸數十年而始就韓歐之業若用光者其學識何敢望先生之萬一而汨沒於車塵馬足間雖日諷文史間亦嘗有所論著而以言學以致道其有媿於居肆之百工者多矣然則身累之難遣而有志之士天之愛之而卒使能成其業者其亦有數存乎其間耶或者曰古人即事即學

若必絶人事而冥心息慮以求其所爲道非儒者之學也是固然雖然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出見紛華而悅入聞道義而亦悅則子夏以爲病與人事爲緣而愼其所靡則固無異於居肆也余固用志紛而未能戰勝者因孟塗之樂習靜乃述其言以送其行既以自警且以堅孟塗之意云

送童觀察序

余同年友童萼君以工部主事入軍機既擢爲郎中旋轉御史未逾兩月奉

命出爲甘肅蘭州道蕚君爲御史時
上書論事數稱
旨蕚君尚有所欲論列者會外擢遂不果
聖天子勵精圖治求言惟恐不逮苟其言之有當
慮無不特降
旨見之施行者雖然天下之大輿圖之廣親民之
吏聞
德音思自效豈無有志之士起而思以循良自任
者顧事成有所未易行效或有所未見而爲之大

吏者又或未能審知其材能而使之各盡其所長則雖
明詔屢下省以傳之郡郡以傳之邑不過案牘之具文而已則爲御史而徒以其言著不若出而任其司牧之責能見諸行事之爲有益於
國家也蘭州道所轄者蘭州一郡所理者屯田茶馬之事夫足民以務農爲本昨者
皇上因姚文田之奏特下重農之詔矣屯田務農之事也顧其名以之設官職而西北連年荒歉關

中陸海之饒未聞如昔所稱豈地利固多未墾民力固多未盡而爲其官者未嘗一究心於此乎昔韓重華領振武軍出贓吏九百餘人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人莫不涕泣感奮盡力旣連二歲大熟軍不復饑而重華以爲是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重華所爲出吏使耕地非今時所可行也然師其意而不師其法以之稱屯田之職訪民情所便而爲

之傳
國家得收富民之效宜若可爲者夫興一利而病
或生焉非利之有病也務其名與務其實之異也
務其名則或采貌言之華務其實則必求實事之
是尊君處軍機有年閱人情甚熟出而膺外任介
不絶物而和不違衆當無慮乖忤於時者而意又
甚務實由其職而盡其才使其效著白於世上以
稱
天子求治之意而下不徒爲具文之設施則其所

得輙之爲御史而僅以其言見者不更多乎蕚君工詩賦之學嘗與言當以至官之暇錄所存舊稿以寄質余謂此不足爲蕚君事也歐陽子固言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擴及物之功而以稱聖天子特擢之選余蓋以是期諸蕚君余與蕚君同舉順天鄉試又同出多曉峰夫子之門頃又同官御史於其行也爲之序以俟其政之成云

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

邵武接壤吾新城循光澤行可二日達吾嘗由土

關至邵武近於光澤數十里遂至延平夜篝火過郡署緣石磴歷階登俯視城外山紆青縈碧映帶烟靄中其山川絕可念也建寧朱梅崖先生吾舅氏曾山木先生所從受古文學者也用光因是私淑之獨恨未得至建寧夫閩中自出朱子後宋元明儒者之學最盛遊其地者嘗有昔賢之慕矣若官於其地而訪求賢俊風示末俗講求利病則兩漢儒者固嘗以是爲汲汲焉墨莊爲漢學而持論不偏頗其籍經近朱子之緐而其莅官初地則朱

子降生之尤溪又屬延平近大賢之居論學治民無媿昔賢吾以是望墨莊矣余嘗謂今人言漢學多攻朱子此門戶之習耳夫爲科舉之學者非能爲朱子之學也治經而兼綜漢儒以究朱子之緒則眞學朱子之學者也墨莊亦以爲然墨莊與余以學行相砥礪今當之官余念聚散之多感而又以邵武延平之山川嘗遊歷焉而惜未能與偕往雖嘗慕爲梅崖之文媿不能至固有不能已於言者汀州之武平令鄧君傳安亦爲漢學墨莊舉進

士同年友也嘗與余書言聽訟折獄一以治注疏法行之頗能得其情其言似絶迂而實當於理余復之書謂五聽參觀誠當顧不可有門戶之見存其中也墨莊今得與上下其議論吾見閩人安於吏而閩士興於學其皆由二君樹之鵠而導之源也

送劉松嵐爲河東道序

余初於船山壁間見松嵐五字詩以松嵐爲詩人也後蘭雪爲予言松嵐爲人伉爽敦氣誼與人交

然諾不欺又以松嵐爲詩人而有豪傑之風者也
比今年識松嵐於京師長身高矚而意致蕭然以
靜及讀其詩感奮身世其識常有餘於文焉余乃
爽然自失謂向者未足以盡松嵐也余昔者嘗慕
韓理堂之學行而恨未見其人矣及來京師凡山
左士大夫之以文字相過從者窺其意向皆近於
質直好義達者之爲心嘗以爲近聖人之居而興
起於百世之下山左士大夫固宜其多君子也今
乃又得松嵐余又嘗謂近古以來爲詩古文之學

者類多迂疎不適於用豈其人之性使然與抑固所謂五穀之不孰者與鬻百貨者居積厚則應人之求而不窮徒慕乎足以應人之求也而居積之術乃不工未見其足以應人之求也余好爲古文而嘗病乎是若有有用之才嘗樂與之遊以冀其切劘焉松嵐官有政聲今得河東道爲天子不次之擢松嵐所以自待以求副聖天子用之之意者當必在是余於其行而贈之言不獨以詩爲縞紵而固望其勉有用之學以爲

余導之先路也

送何蘭士爲寧夏守序

寧夏略得漢北地朔方郡地河入甘肅過陝爲中國患而寧夏獨資其灌漑之利其人尙禮好樸言士習者多稱美焉夫地不瘠則利易興習不媮則政易達得忠信慈惠之二千石而一方乃足以言治人咸以是爲蘭士頌也蘭士嘗守九江矣九江地瘠而俗媮爲長吏者不得有所設施而又有迎送奔走之勞以困之蘭士毁己貲以成其廉勤事

以成其能不逾年而忠信服於人慈惠播於衆夫守之難為也何以獲乎上何以信乎下吾介乎其間任其成而不能行其意加以地敝民偷如是而能賢則信乎其賢矣而況於其地差善者乎蘭士之尊甫雙溪先生有宿德重望今蘭士歷官足繼先美者吾先大父凝齋府君以宋儒之學力諸躬行矣吾嘗謂食舊德之家不獨以能無子弟之過為賢苟歷官任政而不能自行其學則不足以言恢衍前人之緒吾蓋以是自媿而深有慕乎蘭士

也蘭士爲人色夷而氣淸語簡而度遠廉潔不足
以稱蘭士吾將更期以守之所難爲者寧夏有水
利舊矣然抑或更有當推之以濟民生者地近邊
民有黠有懦察察非明煦煦非仁曷以臥治而無
害於成蘭士推其所未及而訪其所可行由是而
擢居牧伯雖以之利及天下可也蘭士好學工詩
其能以文學興起邦士固素所蓄積也余從姬傳
先生遊則知蘭士且稔其家世顧及去年始申文
字之好余以兄事蘭士蘭士以弟畜余詩云我日

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與蘭士家世略同其感念夫所生而各勉其日月余蓋將聽頌聲而以自勵其經世之學也

送服齋給諫外擢之官山左序

人咸言今山左難治吾謂亦視其爲治何如耳夫吏與民之相爲勝負也吏勝民則民疾苦莫之問民勝吏則恩威無所施此雖他地莫不患是奚獨山左然而曰山左尤甚者或謂民習於夸詐使然然吾聞嘗有樂其令之愛民而出金穀代償逋稅以

請留其令者此近十年內事也民何必不知慼或
曰吏之習於傾軋也此其患在吏不在民而究亦
及於民何也賢而爲人傾則賢者澤不下究矣然
程子有言介甫之過吾黨有以激成之寇萊公嘗
短王文正於眞宗文正顧亟稱萊公才文正程子
非人所當效法者乎且吾避利若浼則不肖者亦
無所介意焉孰誠而不能動物乎夫守己存乎德
及民視乎才無德以居才則才之所至或中易其
意無才以行德則德之所至或者外格其施吾渾

渾乎不求異於人則信乎朋友矣由是善用其德與才以及民雖難治之地吾見其迎刃而解也服齋居翰林勵於學為臺諫甚有聲巡城視漕皆舉其職

天子既知其才矣今以京察外擢山左而鄭鄭然無以副

委任之意可謂君子之用心矣夫德視乎人之自修而才則練乎事而日出者也參驗古今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荀卿所謂大儒之稽也荀

卿子又曰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今山左號難治是駭政時也曰惠之則無取乎勝之矣吾嘗謂今爲吏者不獨黃次公龔少卿之行事可師法雖薛宣朱博有時有可兼采取之者顧自媿闇於世事不知其見之當否服齋行矣勉循吏之政而致頌聲膺優擢其有以發我蓋不獨爲山左言也

送鄧鹿耕擢鹿港同知序

菽原先生爲漢儒之學而治縣輒所至有聲嘗與余書謂聽訟以讀注疏法行之廼動中窾要余喜

其說嘗述以贈胡墨莊之觀察延建也菽原治縣
皆在閩中既由閩縣舉卓異又循資擢鹿仔港同
知今來引
見
詔俞其擢五月既望過予言別鹿港在海外爲臺
灣屬地民番雜處雖獷野然質直不若內地民黠
詐難究治菽原治羅源武平既嘗著其效矣今之
治鹿仔港嘗舍注疏而治諸子其黑白可瞭諸掌
也墨莊方觀察臺灣以同志之人而官同地其庶

幾如宮商之相應乎余嘗謂爲漢儒學者必折衷於程朱而後品立而可施諸用不徒爲記誦之學而已朱子言福州王伯照劉昭信任希純三人皆以明禮稱而伯照之書尤考訂精確可見諸用裁原能爲吾訪得之乎夫以禮治躬儒者之事而以禮化民至於使外夷嚮化則儒者之效彌見之天下矣

送陳秋麓還官安慶序

昔歐陽子與學者言多及政事而鮮及文章以爲

文章止於潤身而政事足以及物也吾宗秋麓負異才嘗質其文於姬傳先生亟稱之而顧惜其方得官不得竟其學與之書勉以毋受世摧折之患何其異於歐陽子所云耶豈古今時勢不同而所以爲言者遂異與夫學何爲期適於用而已適於用則古今異執而同術不適於用則其文辭雖工亦歐陽子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何足以言學豈歐陽子所謂文非適用之文與士有居深山者致虛守寂自以爲無患乎外

物之干也及出而習於都會之聲利則與俗俱化
故人莫誤於自信道莫貴於善反居而能觀其通
者出而能貞其守摧折之患不在仕宦是非毀譽
榮辱之閒而在乎聲利之干我也然則先生之言
與歐陽子之言若宮商之相應五味之相調也秋
麓始爲令於蜀中旣擢官安慶癸酉嘗偕胡中丞
防守徐州請卒健士邀賊商邱汞城閒旣護其聚
落無草竊之警且擒賊之自滑竄亳者以是功得
奏請實授郡司馬秋麓之才旣見諸用矣使先生

在其必喜秋麓之不負所學也當滑賊爲亂時吾同年友廣西朱鳳森守濟源有功奉特旨晉一階矣顧與初統兵大帥不合乞病閒居數年今仍需次河南知縣以去朱君不以爲摧折也吾以語秋麓亦壯之其斯爲不忘先生之言者乎於其別申以贈之

贈譚琴巖序

琴巖使君自與余訂交申之以婚姻及今逾二十餘年矣其先公爲吏楚北治獄有隱德余嘗詢其

賓琴巖曰旣曰隱德矣曷祿以言遂不言琴巖亦善聽訟而工於辭令能使人聽而樂從之會昌有李祥高者饒於財而其行爲鄉黨所信重又能知吃菜事魔亂民姓名令從之索亂民無不獲亂民遂咸誣祥高賓爲其會主讞從重比上大府將定讞矣南昌黃樹庭郎中兄弟謀所以生之者語琴巖會中丞召琴巖飯而祥高讞辭適進琴巖曰聞祥高無罪而入大辟其何以勸善人中丞愕曰其然顧已

奏矣琴巖曰是何傷頃者大理卿楊介坪駁刑部
案刑部從其言自檢舉乞從輕比得
旨褒嘉是非吾
君好生之德乎中丞曰諾既退提刑率郡守覆讞
之由祥爲得從輕比者凡九人琴巖之攝郡守以
片言而決滯獄者數十事有訟秀才嗾犬殺其子
者子固在而不肯仮琴巖笑曰犬非獒安能嗾既
非嗾則訟者亦不列誣告律訟者廼攜其子以去
有訟強姦其妻者以證未具數年不決琴巖笑曰

強暴之來安有證也讞獄者曷不誦行露之詩訟者乃以索財奪攴簿於其妻所具服也余笑曰是數事皆非難決而有數年不決者以此見吏治之媮也琴巖其良足多矣願毋以是自喜而益求稱職之道也今將與琴巖別遂次其暇時所談及者以爲之序

送北溪先生乞假歸里序

人有所得於學則出有所以爲出處有所以爲處其無所得者異是夫學終身事也博誦習於古識

聞見於今皆學也易曰君子以多識於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論語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皆言學也不然如原伯魯之所識單襄公之所善夫豈以事佔畢爲學而言敬言仁言忠言信皆無與於學也哉北溪先生少以學見知於彭文勤公既成進士居刑曹遽乞假歸十年而再出遂以學受知於

高宗純皇帝及今

天子由部郎出觀察秦中而游陟乎封疆之寄其處也旣有以裕乎出之本矣其出也世須其無媿

乎處之節焉用光少居塾中習聞議論顧尙未能深知先生也及先生今來爲儀曹郎用光以姻家子數侍起居每樂聞其述前輩故事然後知學非文辭之謂練乎才與識之謂也而先生亦若以用光爲可與言者俯仰數十年吾家之盛衰幸而得一長者與之䘏舊勸學而今遽釋然遠去則於先生之乞假以歸也用光其能不漠然無所向乎夫學之相契無間乎遠近而言行之得諸見聞者時過則易湮昔楊園先生嘗輯言行近古錄近鑑諸

書以示學者先生如仿其體紀所見聞後之人必有慕而知所勸戒者用光亦欲仿焦氏獻徵錄例蒐輯近人文字勒爲一書以示後人他日相從於蘇山金梘園之間出以相質先生其以用光爲尙能尊所聞也夫

送黃初甫前輩乞養南歸序

余與初甫同歲生少時未相知也初甫已成進士入翰林庚申歲余來京師應京兆試初甫則先來請余遂數數來析疑賞難歙乎其不自足而若以

余爲可語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初甫也及辛酉余以同館後進修謁前輩禮而初甫則愈抑然其自下自是之後行必與翼言必與導以前後輩而致親厚之誼者莫逾於初甫夫丹青久而或渝橘踰淮則化爲枳士君子天懷敦篤入世而不改其操此非徒驗之於歲月之間也余是以益有慕乎初甫今初甫乞假將歸以養其親尊人環山先生年及耆視聽未嘗衰精神不怠也夫父母之望其子至矣或在側而不以爲喜或遠離而彌以爲樂語

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亦各從其時也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固有不必以日夕侍側爲養者若乃居可退之時而徒戀繫乎膴仕則君子恥之初甫兄弟惟二人初甫念其兄弟俱出不得侍親側一旦遂決然引去此蓋人子不容已之情非有所迫而致之者也初甫典試浙中取士甚盛人皆以爲榮余謂如初甫之工文章其以之取士也若良賈之辨金玉望色而能審其眞僞此不足以盡初甫獨其敦古君子自守之道而勇退以急親養爲可

實也夫南陔之詩人相戒以養而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初甫辱親厚余余固有慕乎初甫余之親年踰七十今送初甫之行也能不以養親爲心乎初甫歸其爲我語諸兄弟曰用光行有日矣

送姚石甫序

桐城姚石甫大令吾師姬傳先生從孫也爲詩古文辭皆有才氣法度稱其家學尤究心於經世之務以戊辰進士謁選得福建平和縣將行乞余一言爲贈世人動言古今不同時所以爲政者亦異

余謂特鮮以古之道行於今之世爾若行之何必不見效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古今無異情也以夏裘飢飲爲復古何必不爲病且古人爲政亦不尙苟同故疆有周索戎索而著之禮經者亦曰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則所謂同異者固非時之謂也昔王介甫以農田水利擾北宋蘇子瞻言其病屢見於所爲詩然子瞻開西湖未嘗非水利也何以不病民而頌之者至名其隄乎石甫喜余西北水利之說然余嘗思之使今日果有褱祇韓重華

其人其所以勸農與趙過或同或異當必有在矣聞平和俗好爭鬥不易治欲興利須先除害要在民各輸其情耳以石甫之才㒞卓薦擢治之濟寛濟猛所以因地制宜者當何如嗚呼吾師不可見矣用光所疑亦無所質矣迺應石甫之屬舉所習聞之一端作送石甫序

送程梓庭提刑之任江西序

古者以禮治世刑也者所以輔禮之窮也呂刑言折民惟刑而本之於伯夷降典蓋唐虞三代之遞

相授受也如此周官大行人屬於司寇吾師姚姬
傳先生釋之曰帝王建官分職各以時事繁簡而
制之宜司空首於虞而末於周稷契益三官之職
併於司徒周時禮制繁而刑措不用使大行人屬
於宗伯則宗伯司寇之勞逸懸絕矣是以均之於
司寇也而大司寇之以兩造兩劑禁民訟獄吾師
釋之曰先王之意統欲民之無訟獄雖訟形成矣
猶冀可勸諭使息必更行其各入束矢鈞金則訟
獄意堅然後聽之是雖聽訟獄而本意乃欲禁之

夫聽訟之難也人情之善變也今時人乃有本無
意訟獄特與所訟者積不相下故攻訐之以使其
自困者於是而欲得其情固貴於師聽五辭矣於
是得其情而欲使之不得盡其辭則非齊之以禮
不能也程梓庭先生和而有守勤於職而練於事
居刑曹二十餘年稱於其長而遂受知於
天子是以由郎中擢內閣侍讀學士甫一月即拜
江西提刑之
命提刑爲易疇先生從子先生嘗著立禮篇矣其

範乎身其所以治乎世也先生與姚先生皆以經學重於世而用光嘗與提刑同與分校之役習於其爲人故於其行也述師說以爲言昔康叔嘗爲周小司寇後遂繼蘇公爲司寇提刑之才望人以爲他日必膺

內召擢長秋官故吾不獨以受治於禮爲鄉邦士民慶而且謂恢閎禮治以佐成我

朝刑措之風者非提刑莫屬也

送鄧嶰筠同年廉訪湖北序

余與嶰筠別六年矣今年嶰筠膺廉訪之擢重相見京師握手如昔日歡其論事加明意致加閒遠雖酬酢繁劇然常若有餘於事者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嶰筠之於仕其可謂能自深於學矣余與嶰筠先後同出惜抱先生之門廉訪明刑其職也故余錄先生大司寇禁民訟獄說以爲贈雖然古今事勢不同入束矢鈞金法不可行於今也且人情之患固有一造不至一無劑而不能已於訟者讞獄而使吏禁諭之則吏或骫法以熒聽

然則古人之說其非歟吾聞良醫處劑不必執古方也而未嘗不得古人立方之意是故執古方而不得古人之意者是趙括之論兵房次律之車戰王介甫之周禮也迂古人之意而以爲自有方者是安得司空城旦書之說也彼匠石之運斤成風庖丁之芒刃不頓固有暗今古法者存乎荀卿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此統論爲政之方也而於明刑爲尤當嚮錡與余言讞獄數事往往得以類舉之道由是推之階愈進而任愈大雖

進退人材總方略一統類嶰筠其必能不負所學矣乎余才不逮嶰筠又年逾五十鬚髮加白精神意興常若穨然其就衰矣既樂友朋之顯榮而才可進乎古人而念知交之遠別悵寂處之誰語則今於嶰筠之行也其安能以無言乎時道光元年仲春月八日也

送賀藕耕贊善出守南昌序

漢班固傳循吏自文翁至召信臣凡六人皆太守也而著其義於敘中述宣帝之言曰太守吏民之

本也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擢以爲公卿故漢世良
吏於斯爲盛然則
朝廷重才俊之選士君子奮功名之思均於及民
課實效爲文學侍從之階所以儲明體達用之才
知治道者未嘗有重內輕外之意存焉也藕耕居
館中愔愔績學覩學山右勤於誨誘士與民頌旣
還朝擢贊善駸駸陟淸要矣而
天子擢以爲南昌守南昌首郡也故事吏部注選
官例不得首郡雖翰林出守亦鮮卽膺首郡者牽

先試他郡以俟其後擢今耦耕未及外轉之期而遽膺不試之特擢豈非重耦耕之才而欲播儒者之效於天下乎夫儒者之效不越教養二端雖宰天下亦由是焉而已班氏言循吏之績曰所居民富所去民思而文翁之爲蜀郡特以教士興文學見稱今之爲郡者簿書期會無失要約而已民不由之以富而士不由之以興也首郡之事劇於他郡或且謂愈難以行其意豈古之道果不可行於今與抑固有事異而功同者存與耦耕與士之效

既見於山右矣富民之效今其見之南昌夫南昌非荒瘠之郡其士之秀者科名之盛固甲於他郡矣然則所謂教養者何在也荀卿子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僞者之效周洳旁皇爲一郡而可使他郡皆取則焉則其道雖宰天下可也藕耕好善而下人循吏之績他日必荷

璽書之褒而擢爲公卿之選用光龍晉桑梓之㭘幪於君子而又樂同寮之馳驟乎光衢敢進一言

曰益持其守益横其施毋使人謂黃次公功名或減於治郡時其可也

送梁茝鄰儀曹擢守荆州序

我

國家抗威稜而拓疆宇其

廟謨之稟承密勿之贊襄有軍機大臣之寄而當其燕閒無事則綜理機務其制略與唐宋之中書門下等其爲之章京者軍機大臣由此其選也而其出爲郡守觀察者往往積其才望任封疆而躋

令僕非獨其地勢然也更事多則才智生依待
禁廷久則忠藎篤也芷鄰儀曹明敏而樸誠易見
而鎮密其才與學吾黨所交推也以京察
召對稱
旨未逾月擢為荊州守荊州為楚之上游
國家駐勁旅八千領之以將軍副都統遣之以固
山達百餘人而軍餉之給領自郡守交際既繁協
和匪易陽開陰合與為兩風內以著文武之輯睦
外以洽吏民之畏愛理分而窾會疏遂而枝綮中

和樂職之歌所以克副夫委任者吾於芷鄰企之矣吾黨八九人與芷鄰以文字相切劘者有年今其行也董侍御國華索孫子和義盈爲之圖八九人皆賦詩而屬余爲之序夫聚散不能無感情也以文字相切劘蓺也由蓺而窺夫道則體用之學備芷鄰他日任封疆而躋令僕其益懋聲譽自今日始庶幾使後之考者謂吾黨之交遊非徒曰蓺而已也

送劉鴸圃同年巡撫浙江序

鈞圃同年由少宗伯爲少司寇嘗語余曰余未習律懼其弗勝任也今由少寇承命巡撫浙江又語余曰余不習爲吏懼其弗勝任也余謂君審于其職而思竭其才是以兩膺特簡于九重而刻刻如畏若是信可謂有內心者矣循是以往其曷弗濟昔夫子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不特爲行軍言也至于爲政何莫不然曰好謀而成則非謀而寡斷也行軍之成在于量敵彼已戎昭果毅于疆埸爲政之成在于因時制宜

困人器使于庶獄庶慎蓋懼則無喜事之心其非獨不以位爲己恣也成則無避事之心其非獨能以位爲己守也封圻之寄環數千里之民而待治于其守與令舉數十百守令之賢否而待別擇于巡撫君審于其職而思竭其才使士君子之知政體者頌之無爽辭而編戸小民窓移遷善而不自知則于爲政也何有余同歲生之任封圻之寄者鹿苹嶰筠皆各以其才守輝映于皖粤而君今繼之余素習于君去年偕奉使事于江南君之策余

也加摯焉君今之行也余安可以無言盖浙江爲聲名文物之邦昔白樂天蘇子瞻以守倅治之而頌遺利者尙至今非以其風流文采之足詡也君位尊于白蘇將使其治績亦軼出于其上而移風易俗以仰副

聖天子委任之意君其勉之而已

果堂五叔父六十壽序

余家負棲靈山面黎水有樓翼然可以眺一村之勝吾父居之其北五叔父家焉兩家衡宇相接東

西偏有地如錯繡先是吾父自陳州歸斯樓始建樓前有堂曰藤花廳則數十年諸叔昆弟遊讌處也用光居京師吾父書來輒言白首弟兄過從之樂用光嘗乞假歸半年日侍杖履往來及壬戌秋北行而三叔父捐館舍數年來吾父惟與五叔父過從如昔五叔父治事縝密而性情敦篤其事兄極其恭乾隆辛亥吾父歸自太平鬻產萬金償宿負不足五叔父實倍納其值而身經理之而言語詞氣彌巽且懃焉㗅㗅㖢㖢歷數十年如一日用

光十四五時不順於舅氏五叔父督過用光卒能安山木先生俾用光終事之吾父諸叔父合已析之產而復析之者三五叔父任五家事如己事伯父伯兄歿而希祖兄弟之家計五叔父經理之四叔父歿而十二兄兄弟之家計五叔父經理之吾父官京師吾家家計亦惟五叔父是任既倍值任吾父歸家之宿負而今猶歲始終靡勸助三百金夫古所稱孝友之家者長有字幼之宜幼有事長之禮今五叔父之事長既以身教矣而所以字幼

者有加焉則吾家諸幼所以事叔父宜何如以致其恭伐木詩人肥牡𦬊以速諸父諸舅而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以有咎責諸己而不以弗顧責諸人古人之厚於朋友也如是而況於家庭乎今人有厚於朋友者矣而家庭之間顧未必盡然也其於本末不亦傎乎用光違侍吾親四年矣爲門戶計遠出以從仕賴叔父篤友于之愛而吾父乃紓其念子之懷今年三月爲叔父周甲之慶用光弗克稱觴於家質言叔父言行

以爲侑觴之祝叔父杖履優游登耄耋與吾父徜徉林巒間用光他日歸家相從於吾家樓前歲時上壽其樂蓋有不可紀極者矣至叔父居平好善樂施教子孫以讀書立身他日必有能承志而恢大其門庭者此叔父之素所蓄積無俟用光之稱頌也

仲兄朗亭四十序

仲兄長予五歲庚子兄從大人補官京師予年十三而仲兄十七耳兄從大人日久益習外事性明

敏雖人所難習者習之不逾時輒能持算權輕重決物眞贋必當好騎射音律人以爲上近世尙泰西人製鐘其小而圜者則曰表用以視日之十二時其製絕巧其銖黍分杪轉機運輪之法兄輒能析其器而修治之見者以爲莫能及也喜飮酒待人坦易厚于友朋雖人有欺之者不與較大人待人以質直忠厚爲本于仕宦不爲苟且逢迎之術居太平陳州數年仲兄皆隨侍今自任寧州一遵大人之法余聞之深喜其足慰大人之心也余家

自曾祖以來以積德累行遺子孫曾祖少時貧
作苦治生計于南昌十餘年不歸家曾祖母以紡
績自給其艱難困苦初不料後世子孫席豐履盛
若是然遇人有急難拯以千金不少惜及後家益
裕而祖父凝齋先生躬宋儒之學大人暨諸伯叔
父皆兢兢以禮法自守故吾鄉人人言及陳氏者
皆曰是積德之門頃二三十年以來仕宦日益盛
矣顧凡爲官者家皆中落吾兄弟五人伯兄與予
習儒業兩弟皆幼仲兄爲門戶計乃援川楚例以

貲得知寧州始以仕宦毁其貲及家旣落矣不得不藉求祿以謀生仲兄之出非有所得已也予自二十以後隨侍大人南北仕宦與仲兄相聚之日爲多今大人優游林下而仲兄居寧州余居京師不得日夕承歡左右以今思昔感念身世之際而益勉求乎養志之道則詩所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予與仲兄皆當日夕誦習之不忘夫境不能累人患人不能處境耳今日之境視曾祖時之艱難困苦爲何如曾祖居艱難困苦而力于爲善

令不必有艱難困苦之境而所以自力者乃前人之不若予觀于羣從子姓間而慭焉懼先澤之或替也仲兄能遵大人之法以居官余故于其四十初度時因養志之說而推及于先德之遺郵寄是言以為祝夫利物濟人之事有其心則必見諸事膺民社之責者雖不必能為所得為然以視艱難困苦之時其力為易致亦惟能念艱難困苦于前人者其心為易推仲兄其以予言為何如也

學有資於仕乎世或以儒爲迂也學無資於仕乎經術或慮其疎也譬諸器銘工巧判厥精觕孰能舍規錯矩曰我可不範不模士君子幸生稽古右文之代致身通顯則益務殫其力於學以見諸行事又安得謂其爲顓愚固陋與集正居翰林有聲屢典直省鄉試能得知名士督學於蜀於晉於吳煦煦然與諸生講求夫仁義道德之途諸生往往有聞其言而奮志於古者然此猶文史之職耳及歷任侍郎於六曹事輒能究其利弊之所在鉤考

財賦察稽功事銓法軍政以及刑律或因或革為寛為嚴往往敬慎所事事後而人有頌之者余與集正同事曾山木先生嘗謂闡先生之緒論而見之於當官者集正其庶幾近之矣當壬子冬集正將計偕北上先府君餞之問曰汝得官則唯當內職若得縣令吾不以期汝也集正曰若能如二叔祖所期固善矣如得縣令且當乞假歸整理府君遺書且助二叔祖任各鄉義倉事以終衍山木先生之志先府君嘗亟稱其言以為集正遂能以一

甲第三人居翰林惟其識之大乃能膺
國恩家慶於其躬也愷齊爲不死矣夫縣令卿貳
職之崇卑不同其爲佐
天子治民一也然縣令治一縣嘗患於其志之不
能行爲卿貳者可以行其志之所欲爲又患於未
能周知民間之利病而舉措之悉當然有其要焉
在得人而已仲弓爲宰夫子以舉賢才語之今之
爲令者無舉人之職然能察吏胥之舞文而任其
良善者以理庶事是亦不啻其舉之也推而上之

太守則能察其一郡之賢否而舉措之督撫則能察其一省治之賢否而舉措之不以私意與其間不以簿書期會爲盡職之術而惟以得大體行教化爲先則天下何患不治今集正得不爲其職之卑者而居其崇者復以明刑弼教之寄爲

聖人所特簡其何以無負

聖天子之委畀夫亦居其職之所當爲充其曩日之公心而已他日集正入直樞廷出任封疆之寄其事愈煩劇則其責益重然得其要以爲之一以

貫之之道也余與集正居家塾時日以文事相切磋今同官於朝而今年四月二十三日爲集正五十初度輒舉夙昔所聞於山木先生者以爲文蓋不啻居家塾時執書相質辨之情事以爲是亦家庭之一樂也

姚姬傳先生七十壽序

昔夫子以四教而文居其首弟子之以文學稱者有游夏諸子而叔孫穆子論三不朽其一則立言是也夫文者學之始事也及其言既立則宣暢義

理敝牖後世遂爲學之終事焉天地有自然之文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山川雲物皆是也人效能於天地亦必有其自然之文故善爲文者讀其文如與天地之情狀相寓其不善者天地之氣不降於其心而堙鬱闇昧其文乃無由以著蓋涵泳聖涯而褆躬純粹乃能由其心得而推衍聖賢先得之理者載道之原也研究文事而鏗鏘陶冶乃能得其中聲而發見天地自然之文者修辭之要也自兩漢至唐宋諸君子其所爲文千餘年尊之如一

目者胥是道也自明以來惟歸震川氏足當不朽之目及我

朝而方望溪劉海峰接踵而與二先生皆桐城人也姬傳先生爲二先生同鄉後輩而海峰於先生爲父執居鄉時過從論文至熟也先生又承其世父薑塢先生之傳推而大之所以盡載道章身之事者其功既周而賅焉故望溪海峰沒後而先生遂爲海內之鉅望者數十年望溪理勝於辭海峰辭勝於理若先生理於辭兼勝以視震川猶有過

焉海峰既稱之使望溪得見先生之文其所推服當何如惜乎其不及見也且當望溪時士猶尊宋學雖有一二聰明才辨之士或以宋儒爲詬病然其流猶未盛訖今日而出主入奴顯相排斥迺逸迺諺標漢學以相誇者不啻晉人之淸言矣先生獨推尊宋儒以相救正雖海內學者未必盡相信從然宋儒之所以有功于聖門者賴先生而益明則先生之說雖不顯於今日亦必盛於他時使望溪生於今日推闡文以載道之旨有不以先生爲

中流之砥柱者乎用光從先生所以期之者甚至顧才力淺薄乃毫末有以稱也昔曾子固蘇子瞻爲歐陽文忠之門人而非其素常受業者李翺張籍雖受文於昌黎而以視曾蘇之歐陽其業則不逮矣先生今之韓子歐陽子也用光雖嘗慕曾蘇之遺風而以視習之文昌之所業自顧猶多惶恧焉今年爲先生七十初度用光以事拘綴陳州未能親詣桐城登堂奉一觴以相祝輒述其素所聞於先生之論文旨者如此先生如不以用光之辭

爲務張乎其外其必有以許之矣

壽洪稚存序

癸亥十月余訪王惕甫於樗園惕甫留余飲論及並世賢豪知名士惕甫曰余慕姬傳先生而踪跡相左不獲見也苹楣蘭泉兩先生皆老矣往時與洪稚存孫淵如相策勵以學問之事今余已退居每接文學之士其慕望洪孫不啻錢王人世年齒之相嬗爲先後而士君子貴自樹立固如是也惕甫之言蓋以自憙也夫四序有代謝而天地之氣

則迭出而不窮其發而爲偉異非常之觀人與物有交著其美者焉故歸熙甫曰文者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又曰士大夫必知文而後可與言學詩古文辭文之分立其體者也然得其正且至者則皆足以不朽若夫與不朽之人同時而有相遇不相遇者則事又有幸不幸焉余己未歲見淵如於姬傳先生所癸亥秋居金陵與淵如過從至熟也聞稚存先生居鍾山書院作詩欲投之比至而知爲傳聞之誤乃不果見及來揚

州見惕甫乃以所爲詩託之寄常州今年春長君孟慈孝廉來應禮部試以先生周甲攬揆之辰而索余詩爲稱觴之助余謂先生志行氣節似東漢獨行諸君子其文則法六朝而所爲意言則閒出以王符王充之體其詩則法韓杜不朽之業已自立之矣世俗祝頌之辭寧足爲先生述余于詩雖常爲之而媿其不工於文雖知所從事也而未有成也孟慈世其家學其詩文已具體於先生矣余樂先生之以文世其家也而又以生平願見而未

之見也乃次暢甫語而爲之文如此以應孟慈之請他日與先生相從于蓉湖惠山之間尙當擧其胸臆所疑於諸經者就相質問云

曾南畹七十壽序

陳曾於中田爲著姓陳氏之與後曾氏而世爲婚姻南畹先生吾舅父山木先生之五世祖免兄弟也余從子希祖南畹之女夫也余婦南畹之族妹也然余少時見南畹於山木先生所稱之曰舅氏及來京師吾邑中官京師者推南畹爲耆舊而予

又嘗質其應舉時文字兼有師友之誼焉南畹居
郎署舉其職居臺諫盡其言雖以言事謫官而
天子嘗稱其敢言也以是人爭慕之歸而延致爲
書院院長者相屬今居豫章者兩年而以某月日
爲七十初度之辰余思所以壽之者蓋曾氏之世
德遠矣自西溪西麓父子以名德稱遂致通政檢
討兩君之貴顯而其家多賢子弟及後稍陵夷而
山木先生與南畹振興之山木先生嘗與南畹相
勗以教導子弟之事也山木故爲吾祖凝齋先生

弟子吾家自諸叔而下羣從子姓又多爲山木弟子余不逮事我祖而自幼事山木先生習聞兩家先世盛德事又見凡來山木先生所者溫恭退讓循循然弟子之職不獨陳曾兩氏之子姓而已也故人咸稱中田爲仁里今山木先生歿十餘年矣吾鄉之士習亦少衰矣南畡嘗以致慨於其家余亦深懼凝齋先生之家法或稍替顧曾氏有南畡以繼山木先生而吾家之爲山木先生者何人也東漢荀韓鍾陳皆獨行之士也范蔚宗不以入獨

行而別爲合傳葢以四君後皆有顯人故表之以勸世此范氏之史才也凡貴顯者莫非其先世之遺德旣貴顯矣而弗克紹續之先澤其終沫乎紹先澤者莫先於隆禮教人以紹先澤者亦莫先於隆禮南畹方以禮教于家雖尚未得子而以天道推之終必有商瞿之報余與南畹別二年願鄉人之自南來者先慶南畹之得子且述吾鄉風俗能復曩者淳樸時葢教行於曾氏而陳氏亦與有賜焉故不爲祝嘏之浮辭而詳綜兩家之事以爲言

南畹其樂聞焉而爲之舉一觴矣乎

鄧東嵐太守壽序

吾邑鄧氏爲著姓東嵐太守少由舉人得四川知縣所至有政聲而前後辦西藏過師及征勦湖北亂民軍務尤著勞以是擢至知府於是年六十矣余少未識東嵐及去年東嵐以同知論薦來京師始相見與之語果明決有爲人也余好論經世務自二十後遊四方嘗樂就賢士大夫訪求當世利病及措置農桑兵刑諸法聞李恭毅公之巡撫雲

南也苗民謀爲亂他郎一武人謀應之器甲具矣恭毅公命布政司以下果能往他郎者衆各疏姓名上公置不省手出一紙曰鹽大使吳某有福命可單騎行也衆愕然及往毀其器械挾武人來苗民謀沮事遂解恭毅公蓋伐謀也其云有福命誑詞耳而洪介亭編修占銓爲予言吾鄉紀君大奎治博平其鄰邑有習邪教者謀爲亂博平人亦謀應之大吏欲以兵往紀君曰毋庸吾能取其渠魁來也大吏詫其大言惟知府某君贊成之紀君卒

以大義諭散其黨與而縛渠魁以獻置一人於法而兩縣皆帖然此乾隆甲寅乙卯間事也及丙辰而鄖陽之亂民起使治郡縣者皆得如紀君楚北之難不蔓延於秦蜀矣余雖識紀君且見其天文律算及治經之書甚衆然未之卒業又未與上下其議論今紀君方爲四川之什邡東嵐其有以悉紀君之才乎其他郡縣有能如紀君者乎東嵐去年來不數日卽別去其治縣政績及佐辦軍務必有超越乎人者昔之所未言今能以告余乎今

天子仁聖威武方內就理四川亂定後得官者咸以爲樂土而東嵐今方有表率之責功不必自已出其知人善任使雖由是而膺節鉞之寄道不外是也東嵐之族子寅春吾舅氏山木先生外孫也屬余爲文以介東嵐壽余旣習知東嵐乃以余所見質之如此若夫東嵐孝友任卹之見於家鄉與其富貴壽考之食報於未已者吾爲吾邑慶且卽於東嵐之治行決之矣

徐芝田丈七十壽序

予嘗喜言管仲莊周之書非獨美其文詞而已水地四時五行之爲政逍遥遊人間世之自處內以治乎己而外以治乎人譬呂梁之遊匠石之運斤從乎水而不爲私焉盡堊而鼻不傷也世並傳老莊亦或稱莊列予觀莊生于老聃列禦寇皆嘗剽剥之使莊生治天下固異于老氏也列子之書張湛稱其旨近佛氏蓋亦與莊生殊莊生之書惓惓于爲天下嘗稱管仲之舉隰朋以其人爲能不以賢臨人昔仲尼嘗許子桑伯子之簡矣居敬行簡

之道莊生未之能行焉然而莊生之簡其愈于子桑伯子也惜乎其不遇仲尼也夫達則簡不能簡者不能達者也達有出于天有成于人仲尼之學天與人合下是則或以天勝或以人勝魏晉之淸言非知天者也荆公之言法不能盡人者也世有達而不能盡乎人者矣未有盡乎人而不能達者也余持此說以語人人未有能信之者與芝田丈言往往合丈其可謂達者與丈宰新城時與予諸叔善晚又與先君子相知予時年少旅見而已未

之深知也今年館于其家因得悉其所以為政之端惜其一蹶而家居今年遂已七十矣世之稱莊生者或附會以神仙之說固失其實矣然而衛生之經莊生所言君子不之非也丈年七十而精神意興不過如五十許人此達之徵也世有知丈者其不足當隱朋之舉與達之見于世者不可必而其養乎己者可自為莊生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余不及候設弧之辰稱觴于堂士乃援是說以為頌

以文之厚于予予不可以浮詞祝而是說之稱乎
達之實由是而至于期頤固未有盡焉者也

繹堂制府六十壽序

繹堂尚書躬名臣之裔秉不世出之姿纘厤前光
爲奕朝列内綜樞務而外任封疆膺殊眷於
三朝馳駿譽於海寓者前後蓋三十餘年今年十
一月十七日爲尚書崧降六十之壽辰
天子既特頒優賚又
命尚書長子龔公爵容安馳驛至秦爲尚書稱慶

以家庭稱觴之禮上塵
九重顧念
朝廷之興數儒臣之榮遇也其在於雅彤弓爲天子錫有功諸侯之詩其在於頌三夏爲天子享元侯之樂章享元侯之禮僅賴左氏傳著其說而逸於三禮故先儒嘗惜之然呂叔玉杜元凱所舉三夏雖不同而其爲頌則一時邁執競思文三詩皆述天子功德而以爲君享臣之樂則股肱心膂之倚畀可以郎金奏而得其義類焉制府之職絜於

古之方伯連率尚書宣
國家威德於西陲而
天子賜以爲壽之禮邁邁於彤弓之念功矣尚書以
康疆壽考之身膺異數殊榮之
錫而益著其鶺棐厲翼之忱以稱乎股肱心膂之
寄蓋自是而益恢其治績也夫治績之垂義則因
乎其時而仁則因乎其俗關中古稱陸海地富饒
甲天下而我
國家拓地至數萬里外其經費仰給乎內地者歲

不贊甘肅郡縣往往有彫敝之地難乎其爲吏者察吏而能得人則民安陝甘制府之所控制有難於他地矣昔韓重華既賑振武軍之饑而益務屯田謀省漕輓之費昌黎嘗亟稱其才其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皆今陝甘制府所轄地也今天子因言官建言水利下其議於直隸制府方籌其事如得重華之才而任之其可有效於直隸乎如陝甘之地可循重華之績關外之仰給於內地者其庶可省乎古今時勢不同書生據陳編以爲

言未知其有當焉否也用光館中後進仰尚書之風徽既久及己卯之春分校禮闈乃得習聞其議論辱尚書之知以為可與有言者今際尚書之榮遇不可無侑觴之詞以致其頌祝之意乃推論垂華之議而遙以為質如此夫皇極有錫福而臣能竭其忠藎以贊之無忝此固雅頌之義矣繼自今尚書益衍其算以長承

天子股肱心腹之寄者用光願執筆而竣其後矣

楊柏溪先生八十壽序

君子之所得於天而不能自必者有三焉性質之
清明可以成其學矣而所造之境詣不能自必也
器量之恢閎可以用乎世矣而所膺之爵位不能
自必也氣稟之淳厚可以享大壽矣而所歷之年
歲不能自必也然所成於學者深則位可無忝而
享壽可馴致若是乎學之不可以已也夫所謂學
者非徒事佔畢勤著述云爾也多識於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而所以制其身出處之義者有先見之
明有審幾之決而後可不負其所學觀之六三曰

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程子釋之以爲動作施爲出於已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夫求道不外乎觀我乃能爲知命之君子吾見有顧乎外而進退失據者矣是以深有慕乎柏溪先生之善制其出處之義也

先生少時應禮部試眷戀庭闈與其弟少聊先生更迭出入以無違親側旣見其孝弟之實矣及成進士官刑曹未踰年遽乞假歸逾十年始來補官京師旋出爲觀察於陝西洊擢至方伯中更黜擢

終陟封疆之寄比以事內
召補禮部郎中值
睿皇帝龍馭上賓朝夕哭臨喪次釋服後援懸車
之義乞病歸人或謂盍少行緩以俟
新命之被濯而先生自念旅力之既愆介然不俟
終日也方先生之刑曹乞假也世競頌先生深於
唐舉姑布子卿之術謂自審年運有咎故退歸以
順受余謂此非知先生之深者苟審幾不決而濡
滯以俟年運之通夫孰曰不可而先生決然舍去

以此與懸車乞休合觀之盡觀我生進退之義先生之擇之也精矣先生之爲刑曹及出陟封疆政績皆卓卓可紀少晦先生所爲事略詳矣余謂官刑曹力抗權相不徇內侍故入人罪之請及撫浙江治慈谿富人之獄不末減殺卑幼之尊長而使之伏法二事尤足以見其無忝於位之實蓋先生受

睿皇帝之知深矣其屢受

特褒先生每言之而嗚咽不已也先生子丈人行

也余少居塾時嘗辱先生及少晦丈之知及官京師先生自江南浙江歲有存問比先生補儀曹則與用光過從尤密期許尤至媿用光無以副也今年八十開秩之辰妹夫祖枚以壽言見屬用光素喜震川壽文多淸曠之音無世俗繁縟之辭先生固嘗以用光爲可語文者故今爲侑觴之文輒本先生之學言之以爲如先生之居位無忝旣前見之矣今茲以素位之行享頤養之樂自是而九十而百歲用光樂得繼此以爲言蓋不獨親戚頌禱

之私情已也

李松甫先生六十壽序

詩人之壽者稱韋蘇州焉夫其發淳古淡泊之音而寫其寧靜純固之處類非雕繪乎辭章馳騁乎聲譽者之所能爲也子夏深於詩者其言曰吾彈琴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若是乎其善言詩也然夫子猶曰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也自唐迄今能詩者無慮千百家其誠有樂於己者皆無人之見存者也然以言自得而類於有

道者之言雖以李杜之聖於詩猶若不逮蘇州焉夫後世文士所自樂於詞章之間者誠不可以絜聖門之弟子賢者所自樂猶不概於聖聖人之悉心盡志於詩也前有高山後有深谷泠泠乎如有所立其極通乎天命其廣及乎天下國家未易言也然其所被暨則自得而近乎道者固足以勝專力詞章之文士蘇州既近乎道矣近道者必得壽而蘇州其尤著者也臨川李松甫先生自少喜爲詩其詩實法蘇州雖博采師友閒出入於白樂天

賈長江張文昌孟東野之體而要以蘇州爲歸宿其贈公丹臣丈徒步自臨川起家於桂林積而能散富而好行其德先生繼之益宏其緒人之遊君父子間者交須盛德焉而先生又以詩名才士附之者益衆山東李少鶴憲喬以張賈詩名者也先後皆爲令於廣西立介節無放誕習先生與之交爲經紀其死生甚至觀先生於少鶴可謂得其友者矣此固爲詩之本也先生次子中書宗濤與予爲同舉生其長子學士宗瀚與予從子希曾同舉

癸丑進士學士之子聯珂希曾壻也予居京師與
學士兄弟過從至密也今年七月爲先生周甲之
辰中書乞假歸謀所以介壽者予旣爲之諗於海
內同舉生咸謂用光宜爲其侑觴之文余謂先生
家世累德天下人所知也先生詩法蘇州亦天下
人所知也丹臣丈享大耋而蘇州實獲詩人之壽
凡同舉生莫不祝先生近紹贈公而遠邁於蘇州
而予更推本蘇州之近道者言之以見得壽之可
必而凡爲詩者其毋以後世文士自域而必求合

於孔子論詩之旨也

李繼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慶之初川陝湖北受亂民之虐其初不過羣盜草竊而蔓延至七八年之久而始定使其初有能爲墐穴熏鼠之策禍不至若是烈也湖北亂民初起實在鄖陽而竹谿爲其屬邑竹谿羣不逞者謀應之勢匈懼居民空城逃余同年李君昌平之尊甫繼齋先生居柳溪方病足乃謂昌平曰賊雖多然合則強分則弱誠得健勇數千人乘其未合而

擊之我制其命矣昌平受教集鄉人部署以兵法遂以丙辰三月初五日破鼓兒寺及麻河觀殲賊五百餘其渠魁方學問楊三虎就擒焉而昌平之從兄昌道昌鳳亦擊賊於南鄉有功後其家以節死者十八人然竹谿義勇大抵響應境內卒平繼齋先生以賊雖去而其竄伏於秦蜀者往來窺伺無已也擇地築堡備守禦諸法俾賊來無所掠其後昌平爲戰守諸策文甚美彭文勤以聞於

天子

天子下其議於湖北聚糧於堡寨省輸運之勞者用昌平議而昌平本諸其父者也迄賊定昌平與繼齋之名皆大著繼齋先生今年六十初度昌平思所以壽其親者告用光索爲之序夫人必見信於鄉里也而後鄉里爲之用其惠澤及於人也大則其受報也必厚以豐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也繼齋先生讀書工詩善擘窠字恂恂君子人也家素封以喜施予遂中落及遇亂卒以是保其家而全其鄉語曰仁者必有勇不其然乎昌平其益勉

於有用之學以推衍先生之志使他日播其澤於天下隨所用之大小而皆可以奉手而助太平之政治不徒以往昔鄉里之禦亂見稱於人而已是則先生之所樂而亦吾黨之所援以爲交道之重者夫

陳旭峰助教七十壽序

人之壽孰與之曰天與之人之遇孰與之曰天與之謂壽本乎天而無與於人然而善衛生以自全者有時而壽焉謂遇由於天而無事於人然而循

正道以自守者有時而不遇矣天之爲道時絀時羸適然値之爲虧爲成譬草木之苗於春而亦或以冬榮故縱欲而壽不若衛生而不壽之爲得也詭道而遇不若守正而遇之爲貴也君子尊其人之天而不尊其天之人是故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老子之語南榮趎不獨爲衛生言也旭峰先生工爲制舉業其弟子從之學者大抵得顯官以去先生晚始得一第而浮沉於國子監助教者十餘年助教卑秩也七十上壽

也居卑秩而能成就人材者助教與有力焉雖世之言成就人材者或不在乎此然宣究聖賢之業由文章而推極於性命則矜夸以爵位之顯榮不若讀書考業之淡而有近思也懸揣不知誰何之中而冀其一得不若朝夕講肄之習而能深知也吾故論成就人材之道爲在此而不在彼先生之無媿於其職旣有成效矣以汲引之盛心而獲上壽之平格固其理也先生之處境甚困其貧窶之況與人事之拂逆蓋有非他人所喻者先生嘗作

夢說以自廣可謂能尊其人之天之君子矣余知先生久而相見晩辱先生嘗以余爲能知文章之事者故余於先生七十誕辰而爲之推其說如此夫莊周之夢爲蝴蝶周不自知也周不自知而後可以適志先生其得之矣

張太安人八十壽序

桐城左太安人吾同年張君聰慧聰賢之母也嘉慶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爲太安人八十壽辰聰賢謀所以稱觴者而不敢以官物爲壽乃自長安梓

太安人詩三十七首爲北堂詩鈔寄京師索諸同
年爲侑觴之文衆以是屬用光用光不敢辭蓋聞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若
此所謂孝也已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此人子之至情終身以之者也顧其親賢
則所以稱其親者愈難而立身之道愈不敢不斵
其至太安人賢母也自少能詩既歸磁州公佐理
家政上事舅姑下撫諸子孝慈勤儉動合典則其
三子歷官直隸四川陜西所以訓之者皆隨其地

而勉以盡其職其詢聰賢也聰賢爲長安令每定
省必問所決訟一日未判事則色不懌曰昔七世
祖嘗爲陝西參政祖巡撫公復爲陝西布政使今
汝官是邦足以見先人遺德矣可不思所以稱之
乎太安人之明大義識治體也如此夫親民之吏
莫知縣若矣是起化之源也顧今之爲令者循分
守職苟其廉足稱斯已矣鮮有議及於利病之當
興廢者而首邑有供億大吏之繁迎送奔走之苦
辦色參公日晡後始克歸廨其本邑聽斷之事太

吏類遺官佐治之而本居是職者亦若以爲吾可以不過而問焉今太安人獨以古義責聰賢聰賢能承親志以民事爲事可不謂賢乎聰賢舉進士有聲官翰林逾年而外官人或以是爲聰賢惜然吾謂使聰賢居常參中游登侍從擢階卿貳其以爲文章之美則有之矣若欲使之利澤及於人則不若爲令之實見諸行事也陝西秦地陸海之饒稱於古者而近世則每患荒歉鄭白之渠昔人所興以爲民利者今猶有存焉乎吾嘗謂富民之本

惟在務農近世西北多災祲之區不及東南多蓋藏者以民未知務農而溝洫之制官其地者亦未知講求也今陝西邊徼之地亂民之患甫平若因是而講求富民之道爲

國家計宜莫先於此者居首邑而得與大吏數相見大吏以爲材則聽其言必易入不以供億而以興廢舉利爲務水利決訟其一端耳推而行之更端而次第爲之本古而證之今固宜有利民之道在焉此其爲太安人之所以責聰賢聰賢之所以

尉太安人之意乎昔左忠毅公領畿輔屯田差上
三因十四議至今人頌之以爲繼虞集徐貞明而
逺議及此者惟忠毅公太安人忠毅公之族也余
故以是爲聰賢易聰賢與余爲辛酉同年余爲辛
酉之文故於聰賢言之特詳以是介一觴薵兼以
是賀太安人也若其長子聰賚次子聰慧他日之
洊致通顯與聰賢同爲名宦以顯太安人之教者
𥙿德之隆固太安人所自致當俟太安人開袠九
十壽而繼繼繩繩以爲頌云